

散文

一地清霜

王吴军

半夜或是凌晨时分，悄然飘落起了漫天的霜花，远远近近就是一片清艳晶莹的洁白了。浓霜落下时，人们或许还在酣酣而温暖的甜梦中，人们起来的时候，往往会赶上薄霜飘落。霜不像雨，雨落下时有着潇潇的声音，霜却没有潇潇之音，它的降临犹如柔软轻盈的雪，是寂静无声的，但是，霜却没有雪花柔曼袅娜的舞姿，它仿佛是一场突如其来爱情一样，就那么说来就来了，直爽、简洁，有时候让人措手不及。记得少年时的初冬的清晨，从热被窝里爬起来，背起书包去上学，由于起得早，一打开门，正赶上霜花飘落，那如同薄雾一样的白色的精灵在小村的上空悠然地弥漫着，放眼望去，院子里的柴草垛上已经洒满一片洁白了。跑出院子，看到一片又一片长着青青麦苗的土地被薄薄的白色霜花覆盖着，似乎是穿着绿裙子的姑娘又盖了一条白色的纱衣，分外好看。抬头仰望东方的天际，天和地似乎更加靠近了，回头看看身边的小伙伴，他们的身上竟然也落满了白色的霜花，头发和眉毛上都沾染着一层晶莹的白色，像是童话里的小精灵。细看那霜花，一朵朵、一簇簇，平静而恬淡，甚而有些冷艳了。霜花静静地凝结、绽开，细小却清雅恬静，别有一番风致，真正是大自然的杰作。大自然毫不吝啬，让村子的每一处、每一角都盛开了一片。霜花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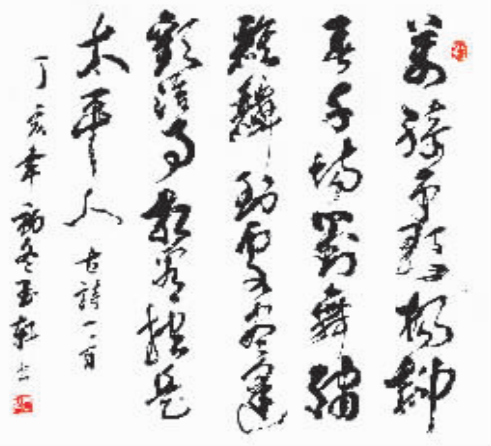
冷静的美丽展示着另一种执著。去年的初冬时节，我在故乡小住。一个寒冷的清晨，我早起来散步，竟然正巧又赶上了下霜。走在小村的街上，四周还是一片静谧，霜花悄然落在了我的身上，而且落进了我的眼睛里，有些清凉，也使我的目光变得有些蒙眬，那一刻，故乡的小村庄在我的眼里顿时变得似乎有些陌生了。这时，临街的门二连三地打开了，几张阳光一般灿烂的小脸出现在我面前。那是早早起床去上学的孩子们，他们背着书包，和少年时代的我一样，在寒冷的空气里脚步轻盈，迎着飘落的霜花向学校奔去。书包随着他们的奔走而轻轻拍打着他们的腰身，他们互相说笑着，使沉静的村庄一下子生动了起来。孩子们走出了家门，那一扇又一扇的木门又接二连三地关上了，他们是生怕自己家的鸡、狗、猪或者羊跟着跑出来，所以关院门是很及时的。我微笑着凝视孩子们的身影，发现他们一点也不怕冷，还纷纷伸出手去摸土墙上落下的霜花。孩子们走得很快，我看到他们一会儿就走上了村外的那条土路，路上的霜花随着他们的脚步踩得似乎洒落到一旁去了。

我也踩着落满霜花的土路，跟着孩子们来到了坐落在临村的小学校前。学校大门上的油漆似乎是几年前刷上去的，有很多地方已经脱落了，显

得有些斑驳，油漆脱落的地方可以看到有粉笔和毛笔留下的字迹。我站在学校大门前，从门缝里静静地望着校园，里面传来了琅琅的读书声，那是一种包含着无限的蓬勃朝气的声音，让人的心灵无比振奋。我想起了曾经和我在这里念书的那些人，现在在许多人的肩头已经落满岁月的霜花了，一个个风尘仆仆，在红尘中奔忙着，从茁壮蓬勃的少年变成了稳重少言的成年人。也许，白天和黑夜的时光交替都无法丈量我们曾经拥有过又曾经失去过的时间，只有我们的脚是丈量时间的最好的器物。每个人的脚都忠实地负载着生命从时间的此岸到达时间的彼岸，不论是幸福还是不幸，也不论是充实还是空虚，脚步从来不会停止，时间也从来不会为每个人而停留。就如季节来到初冬时节，霜花总是会如约而至的。霜降之后，没有人能够阻挡住立冬的到来。校园里的铃声穿过陈旧的大门，在第一缕冲破云层阳光里悠悠回荡。我在这熟悉的铃声里回过神来，才发现有几朵晶莹的霜花落在了我的头发上，很快，在一抹灿烂的阳光里，它又悄然融化，去它该去的地方了。这时，一个身穿红毛衣的女孩从我的面前跑过，她推开厚厚的木门跑进了学校，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一盒彩笔从书包里跳了出来，掉在了霜花依稀的地上。她弯腰捡起来，怜惜地轻拍了一下，然后轻盈地跑进了一间教室。

转身慢慢走回去，小学校里依然在上课，读书的声音非常清脆。在微微的晨风里，这些或大或小的声音远远近近地飘荡着，而这些孩子的父母们在沉静的小村里一天又一天地过着他们平淡的柴米油盐的生活，美丽缤纷的梦想似乎和他们离得很远，他们或许从来也不去想究竟什么是梦想，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幸福。他们要的只是实在而世俗的日子。我想着勤奋读书的那些孩子们，心中不禁涌起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欣喜，那种欣喜似乎伴随着晶莹的霜花悄然飘飞着。霜花在飞过一道道院墙时会闪露出一抹悦目明朗的光彩，那应该是一种由衷的喜悦和幸福。

天地之间被柔软的霜花给沾染得柔软了起来，心中有一股渴望的清泉在汨汨流淌，悄然地湿润了我的目光。



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麒麟。到处尽逢欢乐意，相看总是太平人。(书法) 侯玉轩

郑邑旧事

荥阳塔山三宝

朱永忠 卢玉根

塔山位于荥阳城区南18公里处，原名大周山。据清乾隆十一年(公元1747年)《荥阳县志》记载，塔山上宋建有圣寿寺、曹皇后砖塔。据荥阳人士李世珍、郭广森讲述：宋仁宗时，大周山脚下有一个村庄叫曹家湾，村里出了一个貌似天仙的才女。她15岁时恰逢仁宗选妃，荥阳知县用软车将她送到京师献给仁宗，俩人一见钟情，破例封她为贵妃。景祐元年(1034年)被册封为五官娘娘，史称曹皇后。曹皇后虽然一步登天，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一呼百应，富贵之极，但仍免不了思亲之苦。仁宗见她整日愁容满面，细问才知原委，即命人将她父母接来省亲。父(母)女相见，悲喜交加，不禁抱头痛哭，但皇家规矩甚严，父母不能常住宫中。父母双亲走后，曹皇后思乡更甚，日渐消瘦。仁宗为博皇后欢喜，命工部在皇宫高处建一塔，又命曹家湾建一塔，塔高千尺，塔顶有千尺塔，尚书、侍郎一律充军。尚书接旨后急

得亲临现场，召集匠人和监工商讨施工方案，严令道：十个月内建不成千尺塔，一律处死，家属充军。眼看大劫难逃，施工匠个个愁眉苦脸。此时，来了位慈祥银髯的老石匠。他察看了一下地形，对尚书说，如果把塔建到大周山上，从山脚到塔顶不就有千尺了吗！尚书恍然大悟，请老石匠为总管，即日上山动工。老石匠命人买来千只山羊负砖上山，既省工又解决了山路崎岖之苦。不到十个月，一座高四丈五尺、六边七层砖塔竣工。砖塔建成，万众欢腾，但不见了石匠。人们说这是上天派鲁班祖师爷来解人劫难，众人齐跪拜谢上卷。这时，天降三宝，落在了塔的周围，一曰风雷石，形如石碑，晃动时风声呼呼，电闪雷鸣，如万马奔腾；二曰显字碑，是一块长方形石板，石板面如镜，用手轻擦，既显上古蝌蚪文，人不解识，故曰天书；三曰膏字砚，大如桌面，形如砚凹，用笔在凹内一膏，有浓墨流入砚外。仁宗见天降三瑞大喜，下旨凡修塔人终身免役，曹家湾百姓三年不纳粮，工部尚书和荥阳知县官升一级。后三宝被盗，“文革”时期，砖塔不存。但人们仍叫它塔山。



春满溪山(国画) 向亚平

鄙人不才，一不会打牌下棋，二不爱养狗喂猫，退休后，为打发空寂难挨的时光，我选择了读书。

读书的韵味真甜。晨咏唐诗二三首，夜读经典四五章，循序渐近，绵绵不断，诡谲雅丽，美不胜收。掩卷遐思，浮想联翩，晃晃乎乎，羽化升天，冥冥乎乎，胜似神仙。

随笔

读书的功效

程勉学

读书的氛围祥和温馨，读书的心境轻松愉悦。尤其对经典名著的潜心研读朗诵，一朝进入佳境，灵感突至，欢喜若狂，使我忘掉了窗外的风雨，忘掉了人间的是非，忘掉了生活中那些总也化不开的窝心人闹心事，唯有快乐和幸福拂煦心田。

读书要心、口、眼并用，用最舒适自然的方式和音调大声读给自己听。读给自己听，内心和谐平衡，无求自安，自得其乐，故有古人云：修身不如养心，养心不如读书；读给自己听，声转如内，声波不断地刺激大脑皮质，震荡全身气血，调和体内阴阳，平衡大脑皮质抑制与兴奋的过程，这对开发人的智力，防病治病，都是大有裨益；读给自己听，用经典中所含

的德华能量涵养心性，与圣人相谋，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固本培元，济物济世，定在其中，慧在其中，至诚而熟习无间，从而陶冶了情操，升华了人生。

读书的腔调或长或短，声音或高或低，作态或摇头晃脑，神采飞扬，或气定神闲，口齿生津。读圣哲之言，体圣哲之心，发圣哲之语，遨游于经典之中，悠然于圣哲

之间，读书之乐，此复何急！医学研究发现，人在读书时，70%以上的神经细胞参与大脑活动，相当于大脑的“健身操”，有效地增加了大脑的血流量和含氧量，这种怡神养性的独特作用，是其他的东西所无法代替的。

古老的读书活动，竟有如此神奇的功效，难怪一股读书健身的热潮正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不少国家都建有专门的读书医疗室，“对症下药”，根据不同病症，选用不同的文章进行阅读治疗。有关专家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快节奏，催生出许多现代精神“文明病”，所以，读书养生也就成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普及的“保健良方”之一。

中州民俗

冬至节与消寒图

连德林

冬至，为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一般在农历的十一月中旬，公历在12月20日至23日之间。冬至，在南方还是个隆重的节日，有冬至大如年之说。

冬至吃饺子，是国人的一大习俗。相传医圣张仲景为治好百姓们被天冷冻烂的耳朵及其他冻伤，他把羊肉、辣椒和祛寒的药物混合在一起，放进锅里熬到一定火候，捞出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

样子，名为“娇耳”，再下锅煮熟，分给冻伤者吃，这药叫“祛寒娇耳汤”。每到冬至之日，人们模仿着做“娇娇耳”吃。形成一种食品后，为区别于“娇耳汤”的药名，就改叫为“饺耳”、“饺子”，中原地区俗称为“扁食”。天长日久，形成习俗，每到冬至，家家都吃饺子。

冬至，人们又习惯称其为“交九”，从一九开始，直到九九八十一天过完，才能迎



雪域冬牧(国画) 毛君周

得亲临现场，召集匠人和监工商讨施工方案，严令道：十个月内建不成千尺塔，一律处

死，家属充军。眼看大劫难逃，施工匠个个愁眉苦脸。此时，来了位慈祥银髯的老石匠。他察看了一下地形，对尚书说，如果把塔建到大周山上，从山脚到塔顶不就有千尺了吗！尚书恍然大悟，请老石匠为总管，即日上山动工。老石匠命人买来千只山羊负砖上山，既省工又解决了山路崎岖之苦。不到十个月，一座高

四丈五尺、六边七层砖塔竣工。砖塔建成，万众欢腾，但不见了石匠。人们说这是上天派鲁班祖师爷来解人劫难，众人齐跪拜谢上卷。这时，天降三宝，落在了塔的周围，一曰风雷石，形如石碑，晃动时风声呼呼，电闪雷鸣，如万马奔腾；二曰显字碑，是一块长方形石板，石板面如镜，用手轻擦，既显上古蝌蚪文，人不解识，故曰天书；三曰膏字砚，大如桌面，形如砚凹，用笔在凹内一膏，有浓墨流入砚外。仁宗见天降三瑞大喜，下旨凡修塔人终身免役，曹家湾百姓三年不纳粮，工部尚书和荥阳知县官升一级。后三宝被盗，“文革”时期，砖塔不存。但人们仍叫它塔山。

新书架

《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

孙永强

2003年，施蛰存先生驾鹤西游，结束了跨越文坛百年的生命之旅。老人渐行渐远，后学对其的追思却从未停止。沪上学者沈建中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编辑出版施氏书籍，这本别致典雅的著作，是以风流文字记录施先生生命转合间的超然风景。

本书分“武林梦回”、“姑苏遗韵”、“华亭逸志”、“漂泊滇南”、“闽中征尘”、“旅途拙什”六辑，记录了施氏在杭州、苏州、松江、云南、福建、南京、西安、北京、香港等地的踪迹。作者所言之事、所叙

之人，都有严密的考证。在书中，沈建中多取感同身受之姿态，体现出两颗文心的契合与隔代的呼应。

施先生生前说，他的一生为自己的精神生活开了文艺创作、古典文学研究、翻译外国文学、金石碑版研究等四扇窗，然而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文学创作，对其复杂精微的艺术人生及其他几方面鲜有涉猎。因此，《遗留韵事》既结合施先生的文学创作印证其人生风景，又为读者打开了另外几扇明媚可爱的窗户——结合先生的金石碑版研究、古典文学教学、旧体诗创作等方面，勾勒其立体丰富的人格。

文汇出版社出版

来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们期待着严寒的冷天早些过完，也就有了数九习俗的产生。

“歌九”，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九九歌”，因地域的不同，歌词也有差异，在中原地区传唱的是：“一九二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河开，六九雁来；七九八九河边看柳；九九杨落地，十九杏花开。”这种朴实的气候歌，为农业生产和生活曾作出过贡献。“涂九”，古人多用素色画一枝梅花，共八十一瓣，挂在室内，从交九开始，每天用红色染一花瓣。花瓣染完，九九也尽，便迎来了明媚的春日。此图也叫“九九消寒图”。“圈九”，此方是在一张纸上做圆圈九行，每行九个圈，共八十一一个。每天依次在圆圈内记下当天的气候，晴天把下平圈涂色；阴天上下圈涂色；刮风涂圈左，下雨涂圈右，下雪在中间画个小圈。此图不仅可以预测到气候的变化，据说还可以预测来年农作物的丰歉。“联九”法是以书写对联的形式来进行。如“柔柳轻盈香茗贺春临，幽柏玲珑浓荫送秋残”，上下联都是九个字，每字又都是九画。从入九第一天开始，由两人分别写上对联，每天写一笔，各写完八十一画，九尽而联成。写完后挂起来，也能给人们带来春风送暖的喜悦心情。

之，都有严密的考证。在书中，沈建中多取感同身受之姿态，体现出两颗文心的契合与隔代的呼应。

施先生生前说，他的一生为自己的精神生活开了文艺创作、古典文学研究、翻译外国文学、金石碑版研究等四扇窗，然而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文学创作，对其复杂精微的艺术人生及其他几方面鲜有涉猎。因此，《遗留韵事》既结合施先生的文学创作印证其人生风景，又为读者打开了另外几扇明媚可爱的窗户——结合先生的金石碑版研究、古典文学教学、旧体诗创作等方面，勾勒其立体丰富的人格。

文汇出版社出版

一天中午午休时间，贾正良把柳叮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没锁，贾正良正穿着睡衣靠在休息间的床头。柳叮一进去，就被一阵刺鼻的香水味包围了。熟悉贾正良的人都知道，他最喜欢香水，世界上的各种名牌香水几乎都被他收集到手了。不少向他献媚的人都成了香水专家，一些知名品牌一推出新品，马上就会被他们在第一时间买到手，及时呈送贾书记。柳叮有鼻炎，只适应原汁原味的空气，一闻香水就头疼。

见柳叮迟迟不进来，贾正良对着柳叮喊：把门锁上吧！听到门锁啪地锁上了，贾正良又说：进来坐吧！

柳叮没有坐在贾正良的床上，而是拉了把椅子坐在对面。

贾正良一边抽烟一边说：响鼓还要重锤敲啊，我的小叮叮啊，你根本不明白老大哥的苦心哟！

柳叮说：没有啊。

贾正良说：你自己比谁都清楚，你的今天是多么的得之不易啊，可是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

柳叮说：说实话，贾书记，我从来就没奢望我能提职，要不是命运安排，我真的只想做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对得起良心就足够了。

贾正良从床上下来，搂住了柳叮的肩膀，说：嘿嘿，姑娘，除了我，这话可不能随便对其他人说啊，你想想，别人听你这么会说会怎么想——什么叫命运安排？分明是得便宜卖乖嘛！只有你，对你是真心爱护真心扶植，我的惜才爱才是闻名“假耳”的！

柳叮说：书记，是闻名遐迩，不是闻名假耳。

贾正良哈下腰，用嘴唇对着柳叮的脸蹭了蹭：好，纠正得好！我啊，就欣赏你的这股子实事求是的劲头！把这股子劲头用到工作上，我们一定会前途无量！贾正良又突然低下声来：不过，凡事总较真就不可爱喽，是不是？

贾正良要解柳叮的纽扣，被柳叮一把推开了。柳叮站起身，说：贾书记，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我已经是奔四十去的老女人了，估计这辈子不会再有什么进步了，请您谅解吧！

柳叮走出了贾正良的办公室。她的高跟鞋飞快地敲击着大理石地面，留下一串动听的回响。她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唯一遗憾的是她的身上无可救药地沾上了贾正良的香水味，她一进自己的办公室就把外衣脱下来按在了洗脸盆里。

可是，晚上回到家里，裤子上的

香水味还是没完全散去。嗅觉灵敏的陈全一下子不乐意了：你这是出了什么场合啊？柳叮没听懂陈全的话。陈全说：正经地方哪有这种味道？！柳叮对着自己身上力所能及之处闻了闻，终于明白了陈全的意思。

陈全心眼小，对柳叮的人际往来格外留意，原来柳叮当中学教师终日和学生打交道，陈全很难挑出理来，自从柳叮考上了公务员，他的警惕性一下子更高了。

柳叮的属下是一个小伙子，人很勤快，没有女朋友，叫卢东，卢东是陈全重点防范的对象。只要卢东来电话，陈全就要找个碴儿待在柳叮身边。后来，电话一响，柳叮干脆就喊来陈全：你的情敌来电话了，快过来偷听吧！赶上陈全心情好，就不好意思地咧开嘴笑笑：心情不好，就真的闷闷地坐在旁边听柳叮和卢东说话。

柳叮跟香茗告状，香茗说：你别不知足啊，这说明全子爱你，我倒希望赵大整天看着我呢，可是，他哪有工夫搭理我啊。

陈全对柳叮身上的香水味耿耿于怀，柳叮一开始不予理睬，后来陈全的脸一直拉长着，就怒不可遏了。柳叮说：用不用去公安局啊？陈全嘟囔：去公安局干什么？柳叮说：找法医鉴定啊！陈全说：不用法医，你告诉我实话就行了。柳叮气得使劲推陈全：我告诉你实话？你怎么不告诉我实话！陈全说：我表

里如一，谈不上实话假话！柳叮急了：你表里如一？哼，除非表里如一的人都绝迹了！柳叮看着卧室里的那张床，悲从中来：陈全，我告诉你，要不是为了这个家，要不是为了两个宝宝，我——

陈全不吱声了。

陈全不吱声，并不是为那几秒钟而理亏。他不过是又一次被这一年来越来越凶猛的自卑感袭击了。

他不是自傲的人，但也绝不至于自卑。他曾经是百万富翁，他的客户名单也曾是厚厚的一摞，可是……

陈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市农科院做玉米种子研究，研究了五年之后才发现，他的成果都被领导们变成经济效益充实了自己的腰包。陈全辞了职，一年之后，自己的种子公司就有模有样了。然而，他手下几个利欲熏心的业务员背着他的名义倒卖了百吨伪劣种子，使近千户农民蒙受了损失。为了息事宁人，陈全不仅用全部家当做了赔偿，还欠了一屁股外债。

连载

不到一星期，纪连海接到一个电话，一听，愣住了。

“你被北师大二附中录取了！”

纪连海向我描述这段有趣的往事，解释他被录取的原因：可能因为我是男的，北师大二附中历史教研室原有的教师都是女的，他们需要一个大男劳动力来干点活儿，比如说，换饮水机上的水桶。

我问：你是教研室主任吗？他说，可能怕我回出“你就因为能扛水桶就派你做主任吗？”纪连海赶紧解释说：其他人都是女教师，就我一个男的，主任就成了我了。

纪连海颇有几分幽默。他能够从一个个远的地方中学进入名牌高中，而且做上教研室主任，在他嘴里，居然和扛水桶联系到一起了。

一张报纸上的广告，导致纪连海从边远地区普通中学向北京市重点高中“转型”。他来到北师大二附中不久，学校集资建房，纪连海在北京城有了根。

这是个“运气来了山都挡不住”的传奇。

上讲坛和捡小狗

纪连海能被百家讲坛邀请，来自制片人万卫一个念头：有过中学老师经历的老天，比如阎崇年、易中天、刘心武都受欢迎，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请一位正在中学教书的老师试一试呢？

阎崇年的弟子曾在北师大二附中上学，是北京市文科高考状元，他跟阎崇年说：我们的历史老师纪连海讲课可生动啦！知道百家讲坛有寻找中学教师讲演的打算时，阎崇年推荐了纪连海，阎崇年其实没见过纪连海。于是，百家讲坛的编导马琳打电话邀请纪连海试讲。

万卫的念头——阎崇年的推荐——马琳的电话，纪连海进入百家讲坛的过程清清楚楚。而在纪连海嘴里却完全是另一种解释：他之所以能接到百家讲坛邀请，因为他捡了条小狗。

“马老师，您相信不相信？捡到小狗小猫，绝对会时来运转？”纪连海对我说：“我正月十六捡到小狗，不到一个月，百家讲坛就邀请我试讲。您说，我上百家讲坛不就是跟我捡到小狗特有关系吗？”

听了这话，我肚子都要笑破了！作为纪连海电脑界的小狗“纪小虎”，是条白色爱斯基摩玩具犬，相当名贵，却偏偏是捡来的。“纪小虎”被捡到时，正是春节期间，鞭炮响起一片，簌簌发抖的“纪小虎”胸前结了一

大片冰，显然刚洗过澡，受到鞭炮惊吓，迷路了。纪小虎很漂亮，可以说仅次于易中天的易阳阳，“百度贴吧”有“纪小虎吧”，可以和“易阳阳吧”联结。

现在这个世道可真有意思，两个小畜生都有自己的“吧”。

纪连海自豪地告诉我：“我们‘纪小虎吧’，比‘易阳阳吧’早。”

“你们纪小虎是弟弟还是妹妹？”我问，听到回答，我笑道：“纪小虎可以和易阳阳做兄弟了。否则倒可以成就一段姻缘。”

后来易中天听我说话说，立即嗤之以鼻：“成什么兄弟？易阳阳和纪小虎肯定见面就掐架！”

不管纪小虎这小畜生如何漂亮，我认为第一，它比不上易阳阳，第二，它不可能是纪连海进入百家讲坛的理由。

我问纪连海：“你在试讲之前看过百家讲坛吗？”

“没看过。百家讲坛中播，我在学校里，他们重播又太晚了。”纪连海说。

“你知道百家讲坛是做什么的？”我又问。

“不知道。”纪连海回答。

“没听说过？”我追根究底地问。

“没有。”纪连海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摇头不已。纪连海根本不知道百家讲坛为何物？居然大模大样进了百家讲坛？是这小厮在瞎吹？

还是世界上就是有这瞎猫碰上死老鼠的事？

我又问纪连海：“假如你知道上讲坛的有杨振宁、霍金、蒙代尔，你还能毫不犹豫接受邀请吗？”

纪连海一脸天真地反问：“杨振宁、霍金也上过百家讲坛？”

我啼笑皆非。

马琳通知纪连海来试讲时，还告诉纪连海：你得看看百家讲坛，知道是怎么回事，看看别人是怎么讲，你才能来试讲。现在正在播出刘心武讲《红楼梦》里的秦可卿。你参考一下吧。

纪连海说，他打开电视看刘心武讲《红楼梦》，结果看到题目是“帐殿夜警”。作为历史课教师，纪连海知道“帐殿夜警”是怎么回事，讲秦可卿为什么讲“帐殿夜警”呢？是不是刘心武推測秦可卿是废太子的女儿？这，就是他设置的悬念么？悬念就是这样设置吗？纪连海觉得自己已经弄明白，就关掉电视，总共看了五分钟。